異苑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異苑
異苑卷八

► 卷九

趙晃劾蛇妖

後漢時，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，冠白冠，形神修勵。從者六七人，遍擾居民。欲掩害之，即有風雨。郡兵不能掩。術士趙晃聞之，往白郡守曰：「此妖也。欲見之乎？」乃淨水焚香，長嘯一聲。大風疾至，閨室中數十人響應。晃擲手中符如風。頃若，有人持物來者。晃曰：「何敢幻惑如此？」隨復旋風擁去。晃謂守曰：「可視之。」使者出門，人已報云：去此百步，有大白蛇長三丈，斷首路旁。其六七從者，皆身首異處，亦黿鼉之屬。

樂廣治狸怪

樂廣字彥輔，南陽淯陽人。晉惠帝時，為河南尹。先是，官捨多妖怪，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，無敢在廳事者。惟廣處之不疑。常白日外戶自開，二子凱、橫等皆驚怖。廣獨自若。顧見牆有孔，使人掘牆，得狸而殺之。其怪遂絕。

徐奭遇女妖

晉懷帝永嘉中，徐奭出行田，見一女子，姿色鮮白，就奭言調。女因吟曰：「疇昔聆好音，日月心延佇。如何遇良人，中懷邈無緒？」奭情既諧，欣然延至一屋，女施設飲食而多魚，遂經日不返。兄弟追覓至湖邊，見與女相對坐。兄以籐杖擊女，即化成白鶴，

翻然高飛。奭恍惚，年餘乃差。

桓謙滅門兆

晉太元中，桓謙字敬祖。忽有人皆長寸餘，悉被鎧持槊，乘具裝馬，從岨 【 一作塕。】中出。精光耀日，遊走宅上。數百為群，部障指麾，更相撞刺。馬既輕快，亦便捷。能緣幾登灶，尋飲食之所。或有切肉，輒來叢聚。力所能勝者，以槊刺取，徑入穴中。蔣山道士朱應子，，令作沸湯，澆所入處，寂不復出。因掘之，有斛許大蟻，死在穴中。謙後以門屘同滅。

青衣人索骨

太元中，吳興沈霸夢女子來就寢。同伴密察，惟見牝狗。每待霸眠，輒來依床。疑為魅，因殺而食之。霸後夢青衣人責之曰：「我本以女與君共事。若不合懷，自可見語。何忽乃加恥殺？ 【 一作歟。】 可以骨見還。」明日，收骨葬岡上。從是乃平復。

異物象形

晉孝武太元十二年，吳郡壽頒道志邊水為居。渚次忽生一雙物，狀若青籐而無枝葉，數日盈拱。試共伐之，即有血出。聲在空中，如雄鵝叫，兩音相應。腹中得一卵，形如鴨子。其根頭似蛇面眼。

龜載碑還

吳郡岑淵為吳郡時，大司農卿碑注在江東湖西。太元中，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，還其先處，萍藻猶著腹下。

牝猴入簣

晉太元末，徐寂之嘗野行，見一女子，操荷舉手麾寂之。寂之悅而延住。此後，來往如舊。寂之便患瘦瘠。時或言見華房深宇，芳茵廣筵。寂之與女觴餚宴樂。數年，其弟晬之聞屋內群語，潛往窺之，見數女子從後戶出。惟餘一者，隱在簣邊。晬之徑入，寂之怒曰：「今方歡樂，何故唐突？」忽復共言云：「簣中有人。」晬之即發看，有一牝猴。

遂殺之。寂之病遂瘥。

掃帚怪

義熙中，東海徐氏婢蘭，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。共伺察之，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。乃取而焚之，婢即平復。

紫衣女

晉義熙中，烏傷人孫乞齎父書到郡，達石亭。天雨日暮，顧見一女，戴青傘，年可十六七，姿容豐豔，通身紫衣。爾夕，電光照室，乃是大狸。乞因抽刀斫殺，傘是荷葉。

伐桃致怪

晉義熙中，永嘉松陽趙翼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，有血流，驚而止。後忽失第三息所在。經十日，自歸。空中有語聲，或歌或哭。翼語之曰：「汝既是神，何不與相見？」答曰：「我正氣耳。舍北有大楓樹，南有孤峰，名曰石樓。四壁絕立，人獸莫履。小有失意，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。」舉家叩頭請之，然後得下。

赤莧魅

晉有士人，買得鮮卑女，名懷順。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。始見一丈夫，容質妍淨，著赤衣，自雲家在廁北。女於是恆歌謠自得，每至將夕，輒結束去屋後。其家伺候，唯見有一株赤莧，女手指環掛其莧上。芟之而女號泣。經宿遂死。

武昌三魅

高祖永初中，張春為武昌太守。時人有嫁女，未及升車，忽便失性，出外毆擊人，乃自雲已不樂嫁俗人。巫雲是邪魅，將女至江際，遂擊鼓以術咒療。春以為欺惑百姓，刻期須得妖魅。翼日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，即以大釘釘其頭。至日中時，復見大龜從江來，伏於巫前。巫以朱書龜背作符，更遣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鼉從江中出，乍沉乍浮，龜隨後催逼。鼉自分死，冒來先入，慢與女辭訣。女遂慟哭，雲失其姻好。於是漸差。或問巫曰：「魅者，歸於一物。今安得有三？」巫云：「蛇是傳通，龜是媒人，鼉是其對。」

所獲三物，悉以示春。春始知靈驗，皆殺之。

鼉魅

元嘉初，建康大夏營寡婦嚴，有人稱華督，與嚴結好。街卒夜見一丈夫行，造護軍府。府在建陽門內。街卒呵問，答曰：「我華督，造府。」徑沿西牆而入。街卒以其犯夜，邀擊之。乃變為鼉。察其所出入處，甚熒滑，通府中池。池先有鼉窟，歲久因能為魅。殺之乃絕。

暫同阜蟲

文帝元嘉初，益州王雙，忽不欲見明。常取水沃地，以菰蔣覆上。眠息飲食，悉入其中。雲恆有一女子，著青裙白(上須下巾)，【一作領巾。】來就其寢。每【一作母。】聽聞薦下有聲歷歷，發之，見一青色白纓蚯蚓，長二尺許。雲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，氣甚清芬。奩乃螺殼，香則菖蒲根。於時鹹謂雙暫同阜螽矣。【蚯蚓土精，無心之蟲，與阜螽交。】

獺化

河東常醜奴，將一小兒湖邊拔蒲，暮恆宿空田舍中。時日向暝，見一少女子，姿容極美，乘小船載蓴，徑前投醜奴舍寄住。因臥，覺有臊氣，女已知人意，便求出戶外，變為獺。

蜘蛛魅

陳郡殷家養子名琅，與一婢結好。經年婢死，後猶來往不絕，心緒昏錯。其母深察焉。後夕見大蜘蛛，形如鬥樣，緣床就琅，便宴爾怡悅。母取而殺之。琅性理遂復。【一作懈。】

王纂針魅

元嘉十八年，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，送其夫婿北行。日暮，宿祠門下。夜有一物，假作其婿來云：「離情難遣，不能便去。」道香俄昏惑失常。時有海陵王纂者，能療邪。疑道香被魅，請治之。始下一針，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。道香疾便愈。

狸中狸

元嘉十九年，長山留元寂曾捕得一狸，剖腹，復得一狸；又破之，更獲一狸；方見五髀。三狸雖相包懷，而大小不殊。元寂不以為怪，以皮掛於屋後。其夜，有群狸繞之號呼，失皮所在。元寂家亦無他。

石龜耗粟

餘姚縣倉，封印完全。既而開之，覺大損耗。後伺之，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。即密令毀龜口，於是不復損耗。

繩弧獲髻

琅玡費縣民家，恆患失物。謂是偷者每以扃鈐為意，常周行宅內。後果見籬一穿穴，可容人臂，甚滑澤，有蹤跡。乃作繩弧，放穿穴口。夜中忽聞有擺撲聲，往掩，得一髻，長三尺許。從此無復所失。

樹下老公

永康舒壽夫，與同裡獵於遠山。群犬吠深茂處，異而看之。見樹下有一老公，長可三尺，頭鬚蒙然，面縐齒落，通身黃服，裁能動搖。因問：「為是何人，而來在此？」直云：「我有三女，姿容兼多伎藝。彈琴歌詩，閑究《五典》。」壽夫等共縛束，令出女。公曰：「我女居深房洞庭之中，非自往喚，不可復來。請解我繩，當呼女也。」獵人猶不置。俄而變成一獸，黃色四足；其形似皋，又復似狐；頭長三尺，額生一角，耳高於頂，面如故。壽夫等大懼，狼狽放解，倏忽失處。

徐女復生

晉廣州太守馮孝將男馬子，夢一女人，年十八九歲，言：「我乃前太守徐玄方女，不幸早亡。亡來四年，為鬼所枉殺。按生算，乃壽至八十餘。今聽我更生，還為君妻。能從所委見救活否？」馬子掘開棺視之，其女已活。遂為夫婦，生一男一女。

陳忠女

鄢陽陳忠女名豐。鄰人葛勃有美姿，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絡絲戲，相謂曰：「若得婿如葛勃，無所恨也。」 【 闕】

樂安章沉

臨海樂安章沉， 【 一作汎。】年二十餘死。經數日，將斂而蘇。云：被錄到天曹。天曹主者，是其外兄。斷理得免。初到時，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，立住門外。女子見沉事散，知有力助，因泣涕，脫金釧一隻，及臂上雜寶，托沉與主者，求見救濟。沉即為請之，並進釧物。良久出，語沉已論，秋英亦同遣去。秋英，即此女之名也。於是俱去。腳痛疲頓，殊不堪行。會日亦暮，止道側小窟，狀如客舍，而不見主人。沉共宿嬿接，更相問次。女曰：「我姓徐，家在吳縣烏門，臨瀆為居。門前倒棗樹即是也。」明晨各去，遂並活。沉先為護府軍吏，依假出都，經吳，乃到烏門。依此尋索，得徐氏舍。與主人敘闊，問：「秋英何在？」主人云：「女初不出入，君何知其名？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，秋英先說之，所言因得。主人乃悟。甚羞，不及寢嬿之事。而其鄰人或知，以語徐氏。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二沉，沉曰：「非也。」乃令秋英見之，則如舊識。徐氏謂為天意，以妻沉。生子名曰天賜。

胎教

瞽瞍生舜，徵在生孔子，其有胎教也哉！婦人妊孕，未滿三月，著婿衣冠，平旦左繞井三匝，映井水，詳觀影而去。勿返顧，勿令婿見，必生男。

額上生兒

晉安帝義熙中，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，過期不孕，而額上有瘡。兒穿之以出。長為將，今猶存，名胡兒。

懷妊生冰

元嘉中高平平邱孝婦懷妊，生一團冰。得日，便消液成水。

怪胎

魏郡徐逮字君及，婦平昌孟氏生兒，頭有一角，一腳。頭正仰向，通身盡赤，落地無聲，乘虛而去。

溫盤石

太原溫盤石，母懷身三年然後生，墮地便坐而笑，髮覆面，牙齒皆具。

人獸合胎

丹陽縣慶婦生一男、一虎、一狸。狸、虎毛色斑黑，牙爪皆備。即殺之。兒經六日死。母無他異。

髀瘡生兒

長山趙宣母，妊身如常，而髀上癢，搔之成瘡。兒從瘡出，母子平安。

劉毅妻妖胎

劉毅討桓修之。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，送與玄，遂寵擅諸姬，有身。及玄敗，郭還。遂產一兒、一鼠。毅怒殺兒，鼠走枯莽中。其後郭病死，方殮。鼠忽來，跳入棺內。

屍生兒

元嘉中，沛國武漂之妻林氏懷身，得病而死。俗忌含胎入柩中，要須割出。妻乳母傷痛之，乃撫屍而祝曰：「若天道有靈，無令死被擘裂。」須臾，屍面赧然上色。於是呼婢共扶之。俄頃，兒墮而屍倒。

漢末小黃門

漢末大亂，宮人小黃門上墓樹上避兵，食松柏實，遂不復飢。舉體生毛，長尺許。亂離既平，魏武聞而收養，還食穀，齒落頭白。

獵見異人

吳天門張某，【一作蓋。】冬月與村人共獵，見大樹下有蓬庵，似寢息處而無煙火。須臾，見一人，形長七尺，毛而不衣，負數頭死猿。與語不應，因將歸。閉空屋中十餘日，復送故處。

獵人化鹿

晉鹹寧中，鄱陽樂安有人姓彭，世以射獵為業。每入山，與子俱行。後忽蹶然而倒，化成白鹿。兒悲號，鹿跳躍遠去。遂失所在。其子終身不復弋獵。至孫，復襲其事。後忽射一白鹿，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，並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。睹之悔懊，乃燒弓矢，永斷射獵。

社公令作虎

晉太康中，滎陽鄭襲為廣陵太守。門下騶忽如狂，奄失其所在。經日尋得，裸身呼吟，膚血沐漓。問其故，雲社公令其作虎，以斑皮衣之。辭以「執鞭之士，不堪虓躍。」神怒，還使剝皮。皮已著肉，瘡毀慘痛。旬日乃差。

吏變三足虎

晉時，豫章郡吏易拔，義熙中受番還家，遠【一作違。】遁不返。郡遣追，見拔言語如常，亦為設食。使者催令束裝，拔因語曰：「汝看我面。」乃見眼目角張，身有黃斑色，便豎一足，徑出門去。家先依山為居，至林麓，即變成三足大虎。所豎一足，即成其尾也。

神罰作虎

晉太元十九年，鄱陽桓闡殺犬，祭鄉裡綏山，煮肉不熟。神怒，即下教於巫曰：「桓闡以肉生貽我，當謫令自食也。」其年，忽變作虎。作虎之始，見人以斑皮衣之，即能跳躍噬逐。

胡道洽

胡道洽者，自雲廣陵人，好音樂醫術之事。體有臊氣，恆以名香自防；唯忌猛犬。自審死日，誡弟子曰：「氣絕便殯，勿令狗見我屍也。」死於山陽。殮畢，覺棺空。即開看，不見屍體。時人鹹謂狐也。

天謫變熊

元嘉三年，邵陵高平黃秀，無故入山，經日不還。其兒根生尋覓，見秀蹲空樹中，從頭至腰，毛色如熊。問其何故，答云：「天謫我如此「汝但自去。」兒哀慟而歸。逾年，伐山人見之，其形盡為熊矣。

謝白面

陳郡謝石字石奴，太元中少患面瘡，諸治莫愈。夢日環其城，乃自匿遠山，臥於巖下。中宵，有物來舐其瘡，隨舐隨除。既不見形，意為是龍。而舐處悉白，故世呼為謝白面。

啖鴨成瘕

元嘉中，章安有人啖鴨肉，乃成瘕病。胸滿面赤，不得飲食。醫令服秫米沈。須臾煩悶，吐一鴨雛，身、喙、翅皆已成就，惟左腳故綴昔所食肉，病遂獲差。

食牛作牛鳴

山陰有人嘗食牛肉，左髀便作牛鳴。每勞輒劇，食乃止。

誤吞髮成瘕

有人誤吞髮，便得病，但欲咽豬脂。張口時，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。乃取小鉤為餌而引。得一物，長三尺餘，其形似蛇而悉是豬脂。懸於屋間，旬日融盡，惟髮在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